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日】森村诚一 ◎著

郑民钦 ◎译

群众出版社

# 腐蚀的构造

腐蝕の構造



新華書店總發行



新華書店  
總發行

# 轉角的柳道

周作人著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日】森村诚一 ◎ 著  
郑民钦 ◎ 译  
群众出版社

# 腐蚀的构造

腐蝕の構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腐蚀的构造 / (日) 森村诚一著；郑民钦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1999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ISBN 7-5014-2034-3

I . 腐… II . ①森… ②郑… III .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4919 号

版式设计：李隆昇

**腐 蚀 的 构 造**

(日) 森村诚一著 郑民钦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8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14-2034-3/I·841 定价：17.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 简介

本书为犯罪小说，书中主要人接二连三地死亡，以悲剧结局。

雨村与土器屋是同学，两人相约去登山。在山里，他们与一对恋人相遇。两人同时爱上了女人——冬子。土器屋恶作剧，调转了指路牌的方向，致使那对恋人迷路，男的一郎致死。土器屋最终达到了目的，娶冬子为妻。而雨村成为了卓越的科学家，在人工合成浓缩铀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娶了长得极像冬子的久美子为妻。数家企业虎视眈眈地关注着雨村的科研成果，雨村失踪了，土器屋也被谋杀。

久美子寻找雨村时，结识了在山中徘徊的大町，兩人相爱。但只有弄清雨村的下落，二人才能成婚。调查中，久美子发现了雨村对冬子的隐情，自己不过是一个替身。对于冬子来说，她的爱早已流失，土器屋，雨村不过是她的第一个恋人一郎的替身。她杀死了雨村，断送了土器屋。唯一的真实存在、不是替身的大町，却为了挽救冬子，葬送了自己，围绕久美子的只有死亡……

本书曾获日本推理小说协会奖。

# 世 界 偷 探 惊 险 名 著 文 库

---

顾问 冯亦代 钱 青 王逢振  
金 中 吴岳添 黄禄善

# 目 录

第一章	恶意的路标 .....	(1)
第二章	替身新娘 .....	(23)
第三章	巨大利益的竞争 .....	(44)
第四章	黑色的勾结 .....	(58)
第五章	供品之山 .....	(80)
第六章	无脸杀手 .....	(108)
第七章	通往过去的旅程 .....	(121)
第八章	美丽的宿敌 .....	(128)
第九章	密闭的现场 .....	(140)
第十章	弱肉强食 .....	(158)
第十一章	填补空白 .....	(165)
第十二章	湖畔偷情 .....	(182)
第十三章	又一次袭击 .....	(195)

第十四章	危险的倾斜	(205)
第十五章	“三点确保”	(212)
第十六章	野兽的资格	(225)
第十七章	假设的未来	(239)
第十八章	制约的盲点	(250)
第十九章	杀人交响曲	(261)
第二十章	非杀人未遂	(267)
第二十一章	重度初夜	(283)
第二十二章	虚无的登山	(303)
第二十三章	祸水女人	(323)
第二十四章	犯罪危险的分担	(339)
第二十五章	通往苍穹之路	(348)

# 第一章 恶意的路标

## I

9月，山脊上面的天空阴沉沉的。正因为天气非常晴朗，反而觉得天色阴暗。如果仰头目不转睛地凝视天空，会一下子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山梁的线条粗宽舒缓，放眼看去，一览无余，西面是黑部峡谷的剑立山连绵的山峰，前面是唐松岳和五龙岳，重峦叠嶂，气势雄伟。

空气清澈透明，远山清晰可见，仿佛近在眼前。几乎没有一丝风。由于大陆方面一股强大的高气压的影响，这几天晴空万里。今年的台风季节很快就过去，移动性高气压一直控制着日本上空。

雨村征男和土器屋贞彦早晨从白马岳出发，临近中午时抵达“天狗头”。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难关“舍命峰”。

平坦宽敞的山脊过了天狗头以后逐渐变得窄小陡峭，然后一落千丈似地往下延伸，展现出广阔的空间。山脊在这儿变得险峻嶙峋，陡落直下约300米，到达舍命峰的峰底。这一段峻峭的山势被称为“天狗下山”。

黑褐色的巨大峭壁矗立在他们面前，仿佛挡住去路。

雨村和土器屋决定在“天狗下山”前吃午饭。一路上山脊平

缓舒坦，他们悠然自得，走得轻松自在，现在要征服这险恶地段，精神必须高度集中，所以先得填饱肚子。

大概所有的山脊登山者的想法都一样，下山口附近到处都扔着空罐头盒和吃剩的食物，简直无插足之地。他们的脚步声惊飞起一群苍蝇。

然而，登山季节已经过去，这山头上现在就他们两个人。

“武士功名梦黄粱。”雨村一脸败兴地自言自语松尾芭蕉的名诗。

9月的山间如此宁静，令人无法想象7月下旬至8月上旬成群结队的登山者拥挤在山脊上的热闹杂乱景象。整个9月份的登山者总数不及旺季时一天的登山人数，光从这个比较数字就可以知道夏天的北阿尔卑斯山有多少人蜂拥而至。山脊砂石路上排列行走的登山者如同白色的细线绵延到遥远的地方，而现在四周空空荡荡，阒无人迹。

“那两个人还没上来啊。”土器屋惦念地回头看着。

“带着女人嘛。”

雨村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把背囊从肩上卸下来。

“肯定在没人的地方干好事。”土器屋露出忌妒的表情。

“不至于嘛。”雨村苦笑着说，他理解土器屋嫉妒的心情。

昨天晚上，他们在白马岳的山间小屋过夜的时候，遇到一对青年男女。

男的老是绷着脸，似乎有意避开他们，因为没有别的登山者，便和他客气地寒暄几句，没有亲热得聊天，所以也没有什么印象。

那个女人眉清目秀，荡漾着几分忧郁神情的姿容在冷清的山间小屋格外显眼，令他们大吃一惊。

她脸庞的轮廓清晰，显得理智聪明，这种脸型本来给人冷漠的感觉，但明亮美丽的大眼睛和优雅柔和的嘴形弥补了这些许不

足，尤其那一双时而微皱眉头、仿佛凝视远方或在沉思的眼睛，在男人看来，具有无比的性感魅力。

“那小姐真漂亮。”

“怎么爬山来了？”

他们悄悄地议论着。他们都还是单身汉，在山里遇到这样俏丽的姑娘自然都会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于是和姑娘聊起来，知道她和那个男人走的是和土器屋、雨村同样的方向，便觉得在登山之外又增加一个令人兴奋的乐趣。

“我们走得了吗？我们从来没登过这么高的山。”她的声音带着不安。

土器屋立刻说：“普通登山路线都修整得很好，不用担心。反正和我们是同一个方向，要不一起走吧。”

“不过，我们是两个人。”她委婉地拒绝。

对土器屋热情的邀请，她因为男同伴而不得不婉拒的为难表情，似乎在她的脸上流露出些许神秘的神情。

虽然土器屋的说话口气像是登山老手，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经验。3000米以上的高山，也就是几年前的夏天攀登的富士山和去年夏天攀登的穗高山。

土器屋和雨村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关系很好，毕业后一直保持交往。这一次大家刚好都能请到假，便一起出来攀登早就想顺着山脊从白马岳到唐松岳的这一条路线。

白马岳在北阿尔卑斯山的北端，标高2933米，但比较容易攀登，山岩雄伟壮丽，雪溪壮阔豪放，高山植物群丰富多姿。一到夏天，白马岳的登山者最多。

从白马岳沿黑部峡谷一直到长野、富山县界的针木岳这绵长的山脉称为后立山群峰。这名称与黑部峡谷两旁对峙耸立的立山群峰相对应。

耸入云霄的山脊路上富有变化的壮美景色被登山者亲切地称

为“梦幻之路”。

土器屋和雨村打算从白马岳走到旁边的那座山峰——唐松岳。他们的愿望是踏遍所有的山峰，但大家工作都很忙，时间不允许。

现在虽然过了登山季节，但只要天气晴朗，道路很清楚明確，而且稍微陡峻危险的地方都用栏杆或者铁链固定连结起来，尽可以放心。

土器屋在姑娘面前装出一副经验丰富的样子，也不会被对方识破。尽管被她拒绝，但土器屋还不甘心，依然热情地劝说：

“要是能和你一起爬山，我们都感到很高兴。”

“冬子，明天要早起。快睡吧。”

和这个叫做冬子的女人一起的男人突然抛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话，他似乎对自己漂亮的旅伴与陌生的男人说话心里不痛快，尖利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两人，然后把还想说话的女人一把拉走。

土器屋对着他的后背用显然他听得见的声音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说：“这么不乐意，把她锁在保险柜里好了。”

“土器屋，算了！”

雨村拉了拉土器屋的袖子。在这种地方吵架，休息日好端端的轻松愉快的心情就全给破坏了。

其实，想起来是土器屋的不对，人家一对恋人，本来打算在山上痛痛快快地玩几天，你去勾引那个女的，男的能给你好颜色看吗？

## 2

第二天早晨，他们和那一对恋人几乎同时离开小屋。出发以后大约30分钟，还能隐约看见他们在后面闪动的身影，但在踏上杓子岳前面的缓坡时，就从眼界里消失了。

也许是那个男人为了不和土器屋他们太接近故意拉开了距离。

“那一对现在在哪里呢？”

吃完午饭，还不见他们的影子。天空依然阳光明媚，日本海方向飘浮着轻纱般的薄云。

“说不定半路往长矛温泉方向下去了。”

从白马岳经过杓子岳、长矛岳这所谓的“白马三山”下到日本海拔最高的温泉——长矛温泉，是白马岳登山的主要路线。

“可是那小姐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去唐松岳。”

土器屋还是恋恋不舍地看着后面，仿佛如果那姑娘半途改变路线，他就失去这次登山的最大乐趣。

雨村也有同样的感觉，如果姑娘按照原定计划登山，今天晚上肯定住在唐松岳的山间小屋，那么又会看到那一双含带淡淡忧郁的眼睛。

在山间小屋那昏暗的灯光下，和姑娘只交谈几分钟，就给这两个小伙子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山里遇见的女人，一般都觉得很漂亮；尤其在山上待的时间越长，不管看见什么样的女人都觉得美若天仙。可是，如果不久在城市重逢，就会大失所望。

不过，那个女人可不一样——他们似乎充满自信，而且见到她的时候才是进山的第一天，还不是由于对异性的饥饿感产生的错觉。特别是土器屋，对女人可谓“经验丰富”，从冬子这个女人身上发现一种他先前所经历过的所有女人都没有的魅力。

正是出于这个“自信”，饭后，他们还磨磨蹭蹭一会儿，盼望姑娘会出现在面前。

“走吧。”雨村先站起来。

云遮雾绕的时候，下山口很容易走错道。通往富山县方向的山峦支脉上的道路在松树中清晰地蜿蜒伸展，像似登山道，如果

顺着这条路走，就会误入歧途，迷困在黑部峡谷里。真正的登山道应该略往左拐，朝舍命峰方向直奔下去。

为了让登山者不会误走通往黑部峡谷方向的道路，下山口竖着一块大路标。埋着路标的地面有些松软，标柱摇摇晃晃。

今天晴空万里，视界清楚，不用看路标也能分辨出来。

雨村先往下走，300米的落差，要是一口气不停歇地下去，膝盖受不了，他小心翼翼地踩着石子儿慢慢走下去。走了一段，见土器屋还没动静，便抬头叫他：

“喂，土器屋，你干嘛呢？”

雨村看见土器屋双手抓着路标，但因为岩石挡着视线，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听到雨村的叫喊，土器屋才慌慌张张地下来，几块小石子儿从上面滚落下来。

雨村大声喊道：“喂，注意点！别把石子儿踩下来。”

土器屋跌跌撞撞地下来，他好像下山的本事不如上山，害怕滑倒，步步小心谨慎，大约半个小时才到达坡底，坐下来歇口气。

雨村忽然想起土器屋下坡前在路标旁边磨磨蹭蹭的样子，便问道：“你刚才干嘛来着？”

“嘿嘿，你知道我干什么吗？”

土器屋嘻嘻笑起来。他这样嘻笑的时候，肯定是做了什么捣鬼的事。他本来就喜欢恶作剧，经常买一些性玩具逗得大伙儿哈哈大乐。

雨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土器屋恶作剧的受害者。土器屋经常把一种类似墨汁的水洒在别人衣服上，或者把形状恶心的虫子玩具出其不意地伸到女同学面前吓唬她们，更有甚者，他把大便仿制品放在女同学的座位上，这实在有点恶劣。

“你干什么了？”雨村了解土器屋喜欢恶作剧的毛病，不免有

点担心。

“你猜猜看。”土器屋不理会雨村着急的心情，仍然嘻笑着。让别人着急也是他的一个乐趣。

雨村想起自己抬头叫他的时候看见他双手抓着路标，不禁叫起来：

“你，莫不是……”

“嘿嘿，莫不是什么？”

“莫不是在路标上捣鬼了？”

“瞒不过你的眼睛。”土器屋挠着脑袋。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雨村神情严肃起来，“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雨村想起下山口的路标尖头指着通往唐松岳和天狗头的方向。还听说最近有一些心术不正的登山者故意改变路标的指示方向。这种恶作剧和在路标上胡写乱画不同，很可能导致发生灾难事故，性质十分恶劣。

“土器屋，你是不是改变了路标的 direction?”

这种事土器屋干得出来。雨村提心吊胆地问他，尽管心里希望自己的猜想落空。

“那又怎么样？”

“你是开玩笑吧？”

“这么好的天气，稍微改变一点路标的 direction，也不至于走错路。”

“你真把路标动了。”

“用不着担心，就稍微动一点，没有明确改指黑部方向。那两个家伙也太狂了，给他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那两个家伙”自然指的是昨晚在山间小屋遇见的那一对恋

人，今天应该同路而行，可一直没有露面。

“不要紧的，天气这么好，唐松岳看得清清楚楚，路标稍微斜一点，也不会走错。”看到雨村脸色严峻，土器屋宽慰他似地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虽然日本海上空的云彩往这边飘浮过来，但还是天朗气清。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必须恢复原样。”

“你是说把路标恢复原样吗？”

“这还用问吗？”

“叫我再爬上去……”

“对，没办法，只能这样。”

“雨村，算了吧，你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我可爬不上去。给你说了，不要紧，没关系，用不着担心，就改变一点方向。一看那路标，觉得不太明确，稍微一想，肯定走这条路。求你了，好不容易下来，再让我上去，别难为我了。”

土器屋露出后悔的表情，看着坡上，巨大的岩石冷峻耸立，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插着路标的下山口简直高不可攀，望而生畏。

### 3

“你要不去，我一个人去。”

“别这么说，事情是我干的，我怎么好意思心安理得在下面等呢？”

“那就和我一起去。”

“饶了我吧。我从这陡坡下来，膝盖直打哆嗦。再往返一次，就坚持不到唐松岳了。”

“所以让你在这儿等着。”

“那不行。我求求你了！别让我再折腾了，就算你救我。我

的确不该恶作剧，但肯定不会误导别人。我敢发誓。像那样子歪斜的路标有的是。”

土器屋几乎哭出来，看来从心底对自己的过错表示懊悔。

“真的没有明显改变方向吗？”

“真的。我发誓。那么点程度不会出差错的。”

看到雨村的态度有所缓和，土器屋立即发誓保证。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力气再往返一次 300 米落差的山崖陡坡，所以一口咬定对路标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雨村心里也犹豫不决，再一上一下，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且体力消耗很大，前面就要翻越最危险的难关舍命峰，所以必须尽量保存体力。另外，登山者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就是不愿意走回头路。再说，土器屋的膝盖已经开始疼痛，这也不能不考虑。

雨村有过多次土器屋恶作剧的体验，所以思想上也有点麻木。人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往往采取对自己合适的行动。

“那好，我相信你的话。”

“谢谢。”土器屋立刻恢复精神。

仰望前进方向，黑褐色的巨大岩石和锯齿状的狭窄山脊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令人恐惧的亮光。悬崖绝壁的岩石边缘上断断续续地蜿蜒着线条般的道路，那羊肠小道过得去吗？但是，一旦顺着油漆标出的路线往前走，发现危险地段都用铁链或者梯子固定起来，不成问题。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方也只有 20 多米，连第一次登山的女性都能安全通过。

由于通过这个地段比较费事，盛夏时节，登山者就在下面排队等候，十分热闹，而现在没有一个人影。

他们翻越过几个瘦棱峭险的岩角，便进入松树林带，前面已经没有艰险地段，沿着宽大的山脊慢慢往上走，就到达唐松岳山顶。正是下午 3 点，头顶上舒展着一片薄云，太阳光仿佛穿过毛